

## 一树寒梅傍张谓

□陶晓跃

张谓似乎没什么特别的故事,他与唐代许许多多的读书人一样,年少时闭门读书,年轻后金榜题名,以后便是在官场上漂流、辗转。张谓“累官为礼部侍郎”,一个“累”字,就轻易地抹去了他人生的许多酸涩、痛楚和欢乐,甚至还有惊心动魄的故事。

有文字记载,张谓曾从军西域,参与谋划有功,可行踪却了无痕迹;也有记载,张谓曾与李白江城南湖宴饮,可叙述也不过是只言片语。也许人生就是这样,轰轰烈烈也罢,悄然无声也罢,在浩渺的历史长河中,就有可能什么也不是。

好在张谓留下了诗,也就留下了他生命的印记。

“八月洞庭秋,潇湘水北流。还家万里梦,为客五更愁。不用开书帙,偏宜上酒楼。故人京洛满,何日复同游?”这首《同王徽君湘中有怀》,记录的是诗人的一次游历,记载的却是他浓浓的乡情。诗不刻意经营,却在平易中显出深远,于朴素里见出高华。初秋洞庭,空蒙迷离;潇湘北去,浩荡茫远。这是眼前之景,可它激发出的却是诗人的念远之意:故土万里,梦魂缠绕;客居他乡,竟夕萦愁。诗人从时空两个方面,言乡关之遥远,表忆念之殷深。翻开书册可书里跳动着“愁”,登楼把酒可酒中仍然映出了“愁”。这样的“愁”结,如何了得?就自然逼出诗题“有怀”的正意:京洛城里的许多故友,何时才能再次同游。

诗充盈着一种淡妆的美,梅圣俞说:“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张谓以自己的实践为后人提供了这样一个范例,也算对自己有了一个交代。

张谓不是什么大家,可他的一些诗很有大家之风范。《题长安壁主人》,是一首极富有讽刺意味的诗。“世人结交须黄金,黄金不多交不深。纵令然诺暂相许,终是悠悠行路心。”诗人用精警的语言,揭露了当时世风日下的社会现实:世人结交的深浅完全是由“黄金”的多少来衡量。下联则入木三分地勾画出长安壁主人的虚情假意。这种人即使暂时许下了诺言,也千万别把他当回事儿,因为他那只不过是表面的敷衍,谈不上什么友谊,他的心早已像路人一样冷淡。

明人王世贞盛赞此诗“不作奇事丽语,以平调行之,却足一唱三叹”,叹人心的不古,叹人情的铜臭,叹世态的炎凉。

世态已经如此,张谓的心事也只能寄托于《早梅》了。“一树寒梅白玉条,迥临村路傍溪桥。不知近水花先发,疑是经冬雪未销。”以梅花入诗者自古不乏佳篇,有人咏梅的风姿,有人歌梅的神韵。张谓的这首咏梅诗,则侧重一个“早”字。一树早梅凌寒独放,洁白如玉;它远离喧闹的村路,静静地傍在溪水桥边;远远望去,它就像是经历了严冬而未消融的白雪;定睛而看,才发现那是一树近水先发的寒梅。

“一树寒梅”是否有着独特的象征意义,似乎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诗人在“寻”梅的过程中,与寒梅在精神上的契合。这样的一种“契合”让人感叹不已。

518

不少人觉得曹雪芹博学,周汝昌甚至说他是“大思想家、大诗人、大词典学家、大文豪、大美学家、大社会学家、大心理学家、大民俗学家、大典章制度学家、大园林建筑学家、大服装陈设专家、大音乐家、大医药学家”,这是很缺乏历史感的话。

相对于曹雪芹的时代,他的“文化水平”虽不低,但也不算顶级。他只是各方面都知道些,而且他知道的,很多只属于

家常日用的东西,算不得真正的学问。他在旧诗方面的功力也远不及其祖父曹寅。只不过时过境迁,尤其在我们这个已跟传统世界脱节的时代,当年很寻常的物事,也可能成为不可解的问题,于是曹雪芹作为小说家的一知半解,在今人看来就目迷五色了。——五十年后,一百年后,金庸也会显得很博学的,也会成为无数领域的“大家”的。

《急就章》是汉代的识字课本,但到了后世,最专业的学问家也未必能完全弄明白;《东京梦华录》记录了汴京林林

总总的名物,在宋代自然不算什么罕见的东西,但到了现代,虽学术大家也往往出错(从邓之诚的《东京梦华录注》到伊永文的《东京梦华录笺注》都是如此)。我们能说汉代的小学生是大文字学家、大训诂学家吗?能说孟元老是大民俗学家、大美食家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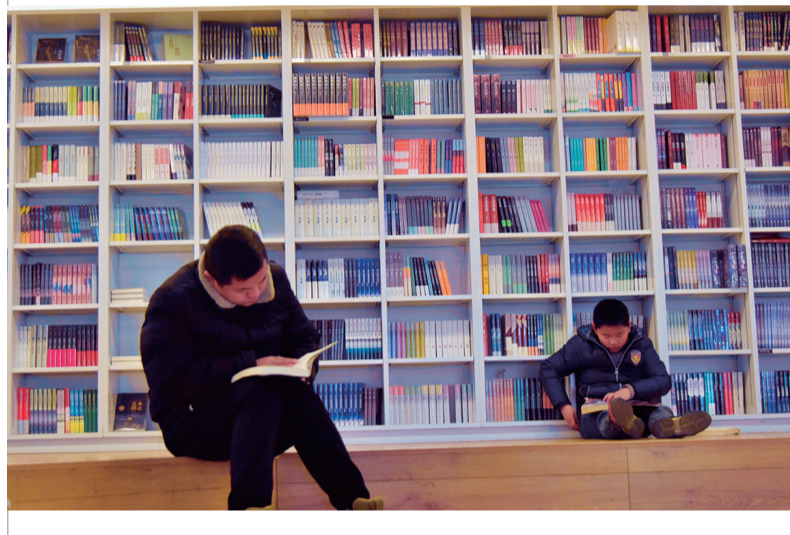
我想提出一个原则:评价古人是否有见解、有眼光,得按现代的标准;评价古人是否有学问、有文化,得按当时的标准。

以曹雪芹所在的时代来说,他是一位“大作家”,但仍是一位“小知识分子”。

## 反读书记(一八七)

□胡文辉

## 读书如此美丽系列之五一八



专注

吴树建

## 无锡钱氏家风的现代启示(一)

□钱之俊

江南钱氏家族共同追认的始祖是吴越国开国之主武肃王钱鏐。钱鏐王除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局面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外,还留下了对钱氏家族家风影响巨大的《钱氏家训》。自钱鏐以来,钱氏家族后裔以吴越为中心,遍布全国,散至世界各地。钱氏家族被人称为“千年名门望族,两浙第一世家”,历代皆有杰出人物出现。仅20世纪,著名的钱氏人物就有“一诺奖、二外交家、三科学家、四国学大师、五全国政协副主席、十八两院院士”。这其中钱基博、钱锺书父子皆在。

钱基博、钱锺书一脉属无锡钱氏,是钱鏐之孙钱弘俶的后代。钱基博《钱氏丹桂堂家谱》记,钱弘俶后裔早期为官居多,后经朝代更迭,为官经商治学者等皆有。明清之际,钱氏家族已无大的政治影响,为大官者很少。钱锺书的前几代,家族已衰落,基本属于普通的诗礼之族,或传统的文化型家族。钱锺书曾否认自己出身名门望族,就是一个普通的教书人家。其父钱基博虽著述等身,但终其一生,也只是一个大学教师,再上溯几代,族中小商贾、小乡绅或小地主大有人在(但总有人从事教育),并没有出现什么高官名人。

钱基博《自传》言:“吾家三世传经,为童子师。”所谓“三世”,指的是祖父钱维桢,二伯父钱熙元,再就是他这一代。钱基博《自我检讨书》言:“我祖父教书,我伯父和父亲教书,我同堂哥哥和自己的亲哥哥都教书。我从小跟着我伯父和父亲、哥哥读书。因为我祖上累代教书,所以家庭环境适合于‘求知’。而且,‘求知’的欲望很热烈。”钱基博的祖父钱维桢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考取的是金匱县学的廪生,在地方上受人尊重。钱维桢因此特别重视教育,希望五个儿子都能考中科举。同治六年,长子钱福炜终于考中举人。次子钱熙元为副举人,三子钱福焯为郡庠生,钱基博之父钱福焯是第四子,为附贡生,幼子钱福焯为国学生。这就是所谓的“丹桂五枝芳”。钱福焯考取秀才时虽然只有20岁,但后来考举人却屡考不中,最后这个附贡生还是捐的。钱福焯后来继承了三四十亩地,实际算得上是个小地主或小乡绅,还善于经商。

## 新书快递

## 至少还有书

[美]帕梅拉·保罗著 林晓筱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这是《纽约时报·书评周刊》总编帕梅拉·保罗的读书记录。从《审判》《愤怒的葡萄》到《弗莱希曼》《饥饿游戏》,书籍永远是她的依靠。是这些书让她懂得享受孤独,变得果敢,不再被世俗绑架,认识人间情感的真挚或粗糙,也勇于接受惊心动魄的冒险。此书分享了一个人读书的趣味、书给人的滋养和抚慰、荐书的尴尬与共读的乐趣,也提醒我们思考,人为什么读书,而书又在我们人生的哪一个阶段改变了什么。

## 历史脉络中的收藏与鉴定

薛龙春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收藏与鉴定,不仅涉及具体艺术品的甄别、传播与交易,它的装潢、包装、买卖、运输等环节,也获得不同程度的关注。无论是一件作品的递藏,还是一部书画著录,无论是个体的藏家,还是一个时期的收藏全局,其脉络与意义都需置诸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加以探求与解读。唯有如此,收藏活动才能与更广泛的历史发生联系。同时,除了提供“真品”,鉴定过程中发现的“伪作”,它产生的动机与知识结构,也是理解过往人心、经验与



观念的有益材料。而鉴定与收藏之间所形成的张力,还能发展出关于品位、价值观以及文化策略等方面的新议题。

## 西方古典学术史(第三卷)

[英]约翰·埃德温·桑兹著 张治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本书为《西方古典学术史》第三卷,首先讲述德国18、19世纪的学术史;其次分国别关注16世纪的西班牙与葡萄牙、比利时与荷兰;接着用一些篇幅回顾此世纪的丹麦、挪威以及瑞典;并讲到希腊与俄罗斯的古典学术史;也有简短的论述涉及匈牙利;在最后一章,讲述古典学19世纪在英国的历史,并延伸至美国。

## 清帝国之乱: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之役

[美]明恩溥著 郭大松、刘本森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本书完成于1901年,记录了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时期中国朝野上下一系列重大事件。明恩溥曾深入山东地区传教长达二十余年,在1900年北京外国使馆区被围攻期间亲身参与了防卫活动,这些经历使本书具有独特的价值。作为历史事件的亲历者,明恩溥披露了京津地区义和团运动发展和北京使馆区被围攻的大量细节,其中诸多历史细节令人唏嘘喟叹。